綱鑑易知錄

宋

七十五之六

113
537
40

門 イ13
冊 537
卷 40

尺本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五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綱目續編定本

宋紀

徽宗皇帝

綱 己丑三年春三月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目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晉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

引衣裾落
碎衣碎首

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居後衣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今江西廣信府酒稅綱夏四月林攄有罪免目集英殿盧盧林攄不識二音傳也甄盎字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今江南滁州久之自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徙大名今直隸大名府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崇寧四年冬林攄使遼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綱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昂附蔡京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綱五月流孟翊于遠州目孟翊獻所畫封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

微宗始有北伐之意

孟翊易數

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煙入聲鎮也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綱六月管師仁罷綱蔡京有罪免目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爲太乙宮見六八卷十八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爲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爲去聲之恐故罷京綱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目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即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

郭天信深以蔡京爲非

陳朝老詣闕上書

中外暗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田上聲陰陽氣亂曰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貪緣員絡也攀附致位二府中書樞密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畚蚊負山莊子應帝王篇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負山是猶以蚊使蚊負山也多同祇見其不勝升任也疏奏不省綱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綱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爲門下侍郎張商英爲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目蔡京既免商英自

豈庸庸之醫所能起寅

峽州（見一七卷十二）起知杭州（今浙江杭州府）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爲京聞而銜（鹹根也）之 綱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綱 彗（見五卷十三）出奎婁（二宿名）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爲太子少保出居杭州（石公弼等論之也） 綱 余深罷 綱 六月以張商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目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

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商書說命篇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二字）賜之 綱 薛昂免 秋八月以吳居厚劉正夫爲門下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爲尚書左右丞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爲皇后 綱 鄭居中罷（以外戚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綱 辛卯政和元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 綱 秋八月張商英罷 目 商英爲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

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時稱商英忠直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綱九月王襄免綱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目童貫既得志於西羌西夏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諸平去二聲。覘視也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

童貫使遼

陳瓘獄詞

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綱冬十月羈雜管陳瓘于台州目瓘以忤蔡京竄郴丑森反州今湖廣郴州瓘子正彙在杭今浙江杭州府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蹇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見十卷十九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文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

陳瓘撰尊堯集

菊（鞫）推窮罪也。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今江南揚州府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哲宗年號）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今浙江台州府）何執中起遷人石悈介知台州欲置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詐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慙揖瓘使退執中怒罷悈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惕）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綱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祕書丞賜姓趙（目）燕（即幽州今直隸順天府遼都也）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河名在順天府西南）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

童貫以李良嗣來賜姓趙

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眞（見七三卷二六）恨遼人切骨。而天祚（遼主耶律延禧號天祚皇帝）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見四九卷十三）涉海。結好（去聲）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馬植請結女眞圖遼

綱壬辰。二年。春。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名還帝宴之於內苑太清樓）綱夏。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目京患言者議己。乃作御筆密進。而丐（求也）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記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綱六月。以余深爲門下侍郎。綱秋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

御筆手詔

書楊

更定官名

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脩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

受元圭于大慶殿

綱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殿受賀執政皆進秩綱以何執中爲少傅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綱癸巳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安石子雱爲臨川見六九卷十二伯從祀孔子廟綱以何執中爲太宰

綱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綱二月太后劉氏自殺劉氏哲宗后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后即自縊死謚昭懷綱夏四月鄧洵仁罷綱以薛昂爲尚書右丞閏月改公主爲帝姬秋八月以何執中爲少師綱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目濮今山東東昌府濮州人王老志初爲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爲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去聲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爲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

不可解械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踰年而死洪州今江西南昌府人王仔昔初隱於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自言遇許遜南昌人晉初爲旌陽令點石化金足逋賦尋棄官歸精脩山中年一百三十六歲舉家飛升宋封妙洞眞君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戚里寅緣關通

道家之事日興天神降求道教仙經

綱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綱女眞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目初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在盛京奉天府開原縣城北一千五百里經五國城入海釣魚生女眞見六五卷三部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魚頭宴遼主命諸部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麁粗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萃爾小貌小國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虛去聲酗醉怒也不恤國政遂稱兵先并旁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東死

阿骨打雄豪不常

阿骨打襲位爲都勃極烈。都勃極烈者官長也。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

綱　甲午。四年。冬。十月。女眞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綱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眞。阿骨打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目　遼主聞寧江州陷。乃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帥兵屯出店河。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見上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

阿骨打混同江之捷

燧。遂火也。而行。黎明。見五十卷十三。至混同江。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會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遼人嘗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女眞國號金

綱　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眞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目　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遂於正月朔。卽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

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爲諳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爲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謂尊大爲諳班謂國相爲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迺乃之孫也綱二月立定王桓爲皇太子赦桓帝長子縣恭皇后所生綱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未典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貫綱秋八月有星流出於柳目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綱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今江南池州府目蔡京獻太子以大

有流星出於柳

太子碎琉璃酒器

食國琉璃見五二卷末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去聲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綱九月金取遼黃龍府目金主攻黃龍府見六二卷十五次混同江見上八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者赤色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剌辭剌如金金酋不遣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疎見七三卷二六即當班還師也綱丙申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眞達靈先

金主乘赭白馬徑涉混同江

方士林靈素

林靈素大言

生目靈素溫州今浙江溫州府人少從浮屠僧也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見三五卷十七閒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方外之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卽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卽左元仙伯王黼卽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卽仙卿楷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爲九華玉眞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眞達靈先生爲去聲改溫州爲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名呼風霆閒禱雨有小驗而已綱閏月

立道學

上玉帝徽號

立道學從林靈素之言也綱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夏四月何執中罷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五月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秋八月以侯蒙爲中書侍郎薛昂爲尚書左丞綱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目帝奉捧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政和三年四月作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眞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脩建宮觀貫塑造聖像綱冬十月以白時中爲尚書右丞十二月劉正夫罷

林靈素講道經

千道會

有星如月南行

綱 丁酉七年春二月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目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百畝為頃）凡設大齋輒費緡（民間貫也）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於去聲飽也）餐而覬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骨稽詼諧也）媟（褻語）上下為大鬨（洪去聲）笑莫有君臣之禮 綱 夏四月道籙院上章用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冬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帝

作萬歲山

定命寶

言天神降于坤寧殿 綱 作萬歲山 目 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天地總名堪天道輿地道）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八尺曰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今浙江杭州府）之鳳凰山（在杭州府城南）號曰萬歲

綱 戊戌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目 于闐（見五十卷）三十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

約金攻遼

見上卷三二

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綱以王黼為尚書左丞。綱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目建隆（太祖年號）中。女眞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今山東登州府）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藏師者。泛海來言女眞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去聲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綱秋七月。以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保。八月。以童貫為太保。綱九月。掖庭（宮旁舍）大火（凡燔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綱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為門下中書侍郎。馮熙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鄭居中罷。閏月。立周恭帝後。冬十二月。遼大饑。人相食。綱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目金主遣渤海（見六五卷三。女眞人李善慶等持國書。同馬政來脩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遣政

通金好自此始

掖庭大火

同趙有開齎詔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諜今之細作）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較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綱）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二月以鄧洵武為少保　三月以馮熙載為中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為尚書左右丞（綱）夏五月京師大水（目）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存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

（金人不肯受宋詔）（京師大水）

京城外水高十餘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綱）六月夏人來（童貫諷夏人納款也）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為太傅（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綱）八月范致虛罷（目）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綱）九月幸蔡京第（綱）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目）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私宴也）則

（李綱直言）（公相媼相）

不祥之死

攸黼著（灼）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見四卷三十）中多道市井淫媟褻謔浪（見六三卷十六）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予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魚）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江南浙江）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卑）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綱　冬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爲尚書左右丞

曹輔諫微行疏

十二月帝數（朔）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見上五）

目　廣義　曹輔忠君愛國而反蒙竄逐則微宗之縱欲拒諫其與楊廣陳叔寶一轍矣不亡得乎

帝自政和（微宗年號）以來多微行（私出也）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見五二卷八）已賜臨幸自是邸（見四卷八）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綱邑外曰郊郊外曰坰坰外曰野野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

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

吾道南
楊游立雪

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綱 名楊時。為祕書郎。目 時南劍今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黃河洛水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調去聲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瞑閉目也。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教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流陽今湖廣長沙府瀏陽縣。餘杭今浙江杭州府餘杭縣。蕭山今浙江紹興府蕭山縣。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

龜山先生

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觷（學）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觷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見七十七卷）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祕書郎。

綱　庚子。二年。春。正月。罷道學。綱　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目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爲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晏八聲。勢相傾也）。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煙入聲。勝鎮也。禳也）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庭上聲。杖也）。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詮改也）。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於帝。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見上十一）。察之。端本廉（察也）。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今江南淮安府）。命下而靈素已死。綱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脩撰趙良嗣往金。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燕見上六。雲見六八卷二三）。綱　夏六月。詔蔡京致仕。目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諫）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

父子各立門戶

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眕（軫・同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械曉也）。此邪。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綱 秋

金議攻遼及歲幣

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目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見六六卷十六）大定府。宋取燕京（見上六中）。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見六八卷十三）。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

綱 以余深爲少傅。

綱 冬。十月。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目 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於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

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爲已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汙。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至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於池州見上卷十。睦州人方臘作亂。目睦州今浙江嚴州府清溪今嚴州府淳安縣民方臘。世居縣揭村。託左道以惑衆。臘有

隱相

方臘作亂

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謂蘇杭困於朱勔花石見上卷二六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甲也。冑。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誘。恤。誘也。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萬。

鄧肅進詩諷諫

靜軒周氏曰。嗚呼。宋室自此亂矣。方臘作亂。自往年萌孽。至是始書於策。臘雖破滅。而宋江金

花石流弊至是甚

虜滑夏之謀接踵而起宋遂不支儻以徽欽昏淫相繼爲亡宋之主則方臘之亂實起於重和初年是時徽宗失德既形禍已若此然則逆氣所鍾妖孽乘之尚復何說之有哉下書陷睦歙杭州陷婺處州陷衢州寇秀州如入無人之境然則花石之害民其流之弊至是甚矣識者可以察之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戒諸

綱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爲少保太宰綱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攝南徽州府杭州見上五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帝得報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綱眞臘見七二卷二占蠟入貢

綱辛丑三年春正月鄧洵武卒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綱方臘陷婺州今浙江金華府又陷衢州今浙江衢州府目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綱二月方臘陷處州今浙江處州府綱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目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河北也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觸其鋒知亳州見七二卷八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見五九卷二十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今江南鳳陽府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諜諜也今之細作者覘見上四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

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

舟十餘載鹵（同虜）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綱　方臘寇秀州（今浙江嘉興府）官軍敗之（臘還據杭州）綱遼都統耶律余覩叛降金

綱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目　二月童貫譚稹（軫）前鋒水陸並進臘乃宵遁還清溪幫（邦）源洞（一名清溪洞）諸將劉延慶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為三窟（坤入聲）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皮）將（偏將也）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殺賊七萬餘人其黨皆潰（會）臘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意）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綱　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直）于黃州

目　過庭以睦寇（方臘）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黼）二人則寇自

（韓世忠擒方臘）（陳過庭直言）

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責。黃州（今湖廣黃州府）安置。

綱 秋七月。黑眚（生上聲）見（現）于禁中。（眚妖氣也。）

目 元豐（神宗年號）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哲宗年號）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徽宗年號）間。漸晝見。政和（徽宗年號）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太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宮旁舍）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

黑漢

（見六六卷二五。）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綱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綱 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綱 九月。以王黼為少傅。鄭居中為少師。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綱 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為尚書左右丞。金侵遼中京。（見上十八）

陳了翁其人

綱壬寅四年春正月以蔡攸爲少保綱金克遼中京遼耶律延禧殺其子晉王敖盧斡走雲中金克中京耶律撒八等謀立敖盧斡事覺遼主遣人縊殺之敖盧斡素有人望由是人心解體耶律余覩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衞士五千餘騎走雲中雲中郎雲州見六卷二三綱二月管句構太平觀貫陳瓘卒目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瓘字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於楚州見上十八綱三月金襲遼軍延禧走夾山綱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耶律淳延禧之叔稱帝遙廢其主延禧爲湘陰王綱金克遼西京見同上雲中綱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目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朔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

鄭居中遠識

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今而不取燕雲女眞卽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 綱 夏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种師道爲右衞將軍致仕 目 貫至高陽關在直隸保定府高陽縣 种師道諫進兵 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爲無乃不可乎貫不聽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見上十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師道退師雄州今保定府雄縣帝聞兵敗而懼詔班還師遼使來言曰女眞之侵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石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上結豺狼之鄰墓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衞將軍致仕 綱 六月以王黼爲少師 綱 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處溫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士北通於金欲爲

宋師白溝之敗

宋昭極諫

內應事覺后執處溫賜死。綱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爲都統制。綱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目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見上。綱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輕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綱遼將郭藥師以涿今直隸保定府易州。易今直隸保定府易州。二州來降。綱冬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潰。綱以蔡攸爲少傅判燕山府。即順天府。綱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平。即永平府灤州。鸞今永平府灤州。三州。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十六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辯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吏李靖偕來止許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音石晉賂契丹十六且求營平灤三州。註見六一卷三一。綱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

趙良嗣如金求三州

金克遼燕京

艮嶽

還且獻。綱萬歲山。見上十三。成更名曰艮嶽。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明發政和七年冬。書作萬歲山。至是年冬。而始竣事。則跨歷六年。極土木之盛。殫億萬之財。天怒於上。而不悟。民怨於下。而不知。是時强狄在外。漸爲國患。宋之君臣。曾未見其思患預防之心。而徒今日斂民貲。明日勞民力。自古荒淫之君愚之甚者。未有如徽宗之甚者也。噫民心既離。天命亦叛。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綱癸卯。五年。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天會元年。春正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目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幷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去聲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綱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目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

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見上下六）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爲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

綱金以遼平州（見上）爲南京。命張瑴（角留守。

綱三月。遣使如金。目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遼相金克燕京時降金）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

許金歲幣

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邀求不已。良嗣行至雄州。見上二五。以金書遞驛遞。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民。錢貫也。金主大喜。遂遣銀术可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見下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綱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今順天府密雲縣順今順天府順義縣景今直隸河間府景州薊計。今順天府

金歸燕及六州之地

薊州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綱金襲遼延禧于青冢。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綱五月。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目時入對。言於帝曰。熙寧神宗年號之初。大臣文六藝六經也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哲宗年號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砌廢革。至紹聖哲宗年號崇寧徽宗年號。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法令首章也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其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

楊時入對

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熙寧元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見上十八）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曬下中）常勝軍（初遼主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於女眞號曰怨軍以郭藥師爲帥後改爲常勝軍藥師帥所部降宋）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綱）以王黼爲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爲太保蔡攸爲少師進封童貫爲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綱）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雅里延禧第二子）（綱）金遣使如夏（遣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綱）六月金張瑴以平州來歸（綱）（瑴招亡納叛明清朝不取宋納張瑴而遂爲金人用兵之端豈非貪利忘害之大病乎迨至殺瑴畀金不惟失國體抑且將士離心矣蓋察理不明而有此弊豈不深可惜哉）（目）金驅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升）其苦過平州（見上）遂入城言於張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初瑴爲遼興軍節度副使領平州事金破遼入燕京升平州爲南京命瑴判留守事）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見上六）兵勢

納張瑴

復振。出沒漠南。（見十七卷二）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見上二六）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爲然。穀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等。數（上聲）以十罪。皆縊（意）殺之。穀乃稱保大（天祚年號）三年。榜諭燕人。復業恢產。爲常勝軍所占（去聲）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

王黼勸帝納張穀

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輿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安中令安弼（下）黨與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見十八卷二十）之。而度促穀內附。穀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綱鄭居中亭以蔡攸領樞密院事。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綱禁元祐學術。目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

禁元祐學術

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

雲間張氏曰抑觀元祐學術通天地質鬼神闢奸邪扶正直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萬世仰如山斗所謂無聞然者也諸賢何負於徽宗前既禁其學術矣又禁以元祐學術政事授業者入又再禁其學術嗚呼徽宗之世所謂通天地而閉塞爲者也一有正直之士衆必鋤治簸揚使其不能容足於朝非竄逐則安置朝進實封暮承貶詔其視學術之正如元祐者毒如仇家則是通國皆非元祐學術者也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乎其殆矣

金大宗完顏晟

綱 八月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更名晟改元天會 綱 冬十月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張瑴爲節度使 目 金人聞瑴叛遣闍都母將三千騎來討瑴率兵拒之於營州見上 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瑴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瑴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綱 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 綱 金人襲平州張瑴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 目 闍母無功而退金主復使斡脫入聲离離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瑴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斡离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瑴戰於城東瑴敗宵奔燕山見上 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瑴固出降金金遣使與瑴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

幸王黼第觀芝

殺張瑴畀金

祕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綱詔殺張瑴函首以畀金。目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瑴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瑴也。遂欲以兵攻燕。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瑴二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瑴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五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七六

綱目續編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徽宗皇帝

綱甲辰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畀祕之

綱三月金人來索糧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不與金人由是大怒綱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

遷潛善爲戶部侍郎。綱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爲尚書左丞。時邦彥居父喪纔兩月。綱六月。金人陷平州。秋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九月。以白時中爲太宰。李邦彥爲少宰。趙野宇文粹中爲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綱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桌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免。綱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絛。絛音叨。綱河北山東盜起。山東有張仙者。衆至十萬。又有張迪者。衆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蔡京復相

女子生髭

男子誕子

遼亡

西遼

綱都城有女子生髭。咨詔度爲道士。目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下曰鬚。上曰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爲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綱乙巳。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党項。見五二卷五。二月。至應州。今山西大同府應州。金將婁室獲之以歸。遼亡。凡九世。共二百二十年。綱遼耶律大石稱帝于奇兒漫。敗元延慶。羣臣上尊號曰天禧皇帝。是爲西遼。綱夏四月。勒蔡京致仕。蔡絛鍾愛於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奸私事。帝怒。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京遂解職。綱復元豐官制。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爲階官。毋領三省事。綱六月。封

宦者童貫爲廣陽（今直隸順天府。）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燕之境者胙土賜以王爵封貫爲王。）

綱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目　安世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際正也）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歸（魁去聲）然獨（獨貌）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元城取則溫公）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淡之也）餌以卽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哲宗年號）人物曰器之（安世字）眞鐵器之眞鐵漢

綱　秋八月金吳乞買廢遼延禧爲海濱王（遣使以獲遼主）

綱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有狐升御榻而坐來告慶）

目　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羅去聲巡也）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於獄中盡之

綱　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离不

傅察死節

分道入寇自平州入燕山綱十一月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目察爲金賀正使至境上遇斡离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卒持頭髮也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猝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綱名种師道爲兩河制置使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侵趣名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綱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没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目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鬱今山西大同府蔚州應今大同府應州及飛孤今大同府廣昌縣靈丘今大同府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今山西太原府聞粘没喝自雲中即大同府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粘没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擴還報請貫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没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母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納張瑴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爲宣速割河東治太原府河北治直隸大名府以大河爲界用存

張孝純止童貫

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奪也。恥。不知所爲。卽欲假赴闕稟議爲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亦作支吾。小柱爲枝。斜柱爲梧。史記項羽本紀。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捧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

李翼死節

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今大同府朔州。克代州。今太原府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綱金幹离不入檀薊州。見上卷二八。郭藥師以燕山。見上卷三二。叛降金。藥師帥所部兵劫蔡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金盡陷燕山州縣。幹离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綱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今大名府濬縣。綱以皇太子爲開封牧。目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

東幸計已定命李梲抽先出守金陵今江南江寧府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梲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綱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目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文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

宇文虛中詔略

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卽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侍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未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衛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見七四卷二六行幸局暨諸局務綱名熙河見七四卷

二經略使姚古秦鳳（見上）同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綱以吳敏爲門下侍郎。目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見五十卷）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

李綱刺血上疏

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名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綱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爲綱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以李綱爲兵部侍郎。目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

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名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綱立皇后朱氏。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綱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綱遣給事中李鄴使金。且告內禪。且請脩好。去聲鄴至慶源府。斡离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綱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且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

陳東上書

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六賊異名同罪

雲間張氏曰。嗚呼。陳東之言。賈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欽宗即位之初。一得陳東之書。正當奮乾剛之斷。即以六奸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見天下之懷忠秉義者。莫不曰。有君如此。我何不出而輔之。且大奸脫距。黨勢自孤。不能爲害也必矣。況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爲氣亦少沮。汴宋基圖。孰能搖之。今於陳東之言。既嘉納之。又不果行。足見其不能有爲也。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太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遂受內禪。在位二年。遂陷於金。而汴宋亡矣。

帝在東宮初無失德立遘强胡二年入寇逼之北行紹興三十年殂於五國城悲夫

綱丙午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目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梁方平敗陽之潰

綱梁方平之師潰會于黎陽金人遂渡河目金斡离不陷相今河南彰德府濬即濬縣見上五黎陽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忽也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俱見上四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今大名府滑縣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綱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梲同知院事目鼠王黼于永州今湖廣永州府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丘今開封府杞縣盜殺之開封尹聶昌遣武士殺之綱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目帝聞斡离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守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

徽宗出奔

州。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及自太原還京。見上三。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石之中矢而踣同仆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自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今江南鎮江府。綱以李綱爲尚書右丞。東京即汴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整兵也。目宰執議請帝出幸襄州。今湖南南廣襄陽府。鄧今河南鄧州。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見五

李綱中東京

李綱力陳不可出幸

十卷十三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過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綱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蔡懋爲尚書左丞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李綱禦金

綱金幹离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爲質至癸酉幹离不軍抵汴城據牟駞陀岡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

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瑴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去聲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梲使金軍。梲至。斡离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見上卷二九。之人在漢者。割中山今直隸眞定府定州太原見上四。河間今直隸河間府。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梲。遣還。梲等唯唯委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瑞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墜

李綱卓識

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梲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丙）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罰。編竹爲之。）渡壕（豪。城下池也。）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李公抱負
李綱比顏韓

雲間張氏曰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得遂其請而至幹離不之軍必有慴服金人之下言如顏眞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於王庭湊是也汴圍未必不解而康王未必爲質矣況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今幹離不圍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於金也明矣尚何以和爲議哉和日議者金人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況議乎哉吁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國破君辱者天乎人也何尤

註音 顏眞卿見五三卷二三韓退之名愈見五七卷五

綱 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綱 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目 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於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綱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喝軍。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目 師道至洛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聞幹離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胃 願少駐汜水見四一卷十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君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見三四卷三三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駞岡。增壘自衛。時師道

老种

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去聲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以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上見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頡賢入聲頡抗謂相與上下不肯降禮也詩邶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注飛而上曰頡飛下曰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

楊時直言

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情歸扼而殲殺也盡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廣義內有李綱之捍國外有師道之勤王豈徒退敵云乎哉可使制挺以撻金虜之何欽宗昏庸而不能遂二公之願惜哉綱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目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見上三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見上八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福軍殺將馴句順習也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見十一卷三三之轍不可復

姚平仲襲金不克而遁

蹈疏士遂有是命。綱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爲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之

綱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目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盧含反婪亦貪也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

李綱必勝之計

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吸移文也。取誓書。復三鎮。見上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見上六。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去聲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曰。遣使趣促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見同上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斬也敵營。欲生擒

神臂弓

罷李綱以謝金人

斡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綱罷李綱以謝金人[目]斡离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去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莫領之令駐於汴河在開封府城西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會虛中縋墜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綱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爲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發明前書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謂得好

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

李綱社稷之臣

李邦彥等社稷之賊

惡之正矣。目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去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閤外見十二卷七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帝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

高宗還

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搴牽揭也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社猶云唱喏敬言也而散吳敏奏東爲士學錄東力辭以歸綱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綱更以肅王樞爲質于金康王構還目廣高宗還天意也天其或義者爲太祖之後而設歟目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次日金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見上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綱以徐處仁爲中書侍郎宇文虛

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綱詔割三鎮地以畀秘金。金幹离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目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离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異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罷兵也。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

种呂先見

浪子宰相

速講求。不聽綱李邦彥免目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綱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耿南仲李棁爲尚書左右丞。綱宇文粹中罷綱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以兵入援目姚古种師中及府州今陝西延安府府谷縣帥折彥質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离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閒諫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閒上聲故迄無成功綱种師道罷目中丞

許翰諫老种師道

吳敏薦楊時

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見七卷二九）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見十六卷十八）自呂望（太公）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上聲）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懲也）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綱以楊時兼國子祭酒

目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名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綱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

目粘沒喝攻太原（見上四）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見同上）固守不下平陽府（屬山西）叛李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今山西沁州沁音侵去聲）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今山西潞安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州（今山西澤州）

綱貶蔡京為祕書監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大中大夫（以陳東之言也）

張孝純守太原

張確死節

時三人皆從上皇行。綱梁方平伏誅。賈金人過河由方平之師潰於黎陽也。大書伏誅厥罪正矣。綱王孝迪罷綱以聶念入聲昌爲東南發運使。求行而罷。目初上皇南幸。見上九。童貫高俅求等以兵扈戶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由轉去聲。驛遞也。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語聲也。言貫等爲變。朝議以戶部尚書聶昌爲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咸。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治四川成都府。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請於太上。去上中聲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綱金粘沒喝還雲中。見上四。留軍圍太原。綱三月。張邦昌李梲免。綱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爲中書侍郎。何㮚栗爲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目帝名處仁問制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徽宗末年號閒事。恪言於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蔡京攸中童貫王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

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廣義 羣賢彙征。若可以傾否矣。然而否終不能。綱 宇文虛中免。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綱 識者恨唐恪傾者以唐恪一人在焉。識者恨之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离不至北鄙而還。目 詔金人要邀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見上十二下。又十八。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見上八。宣諭使。駐滑州。見后上。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斡离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离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綱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目 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辟。君也。猶言復位。於鎮江。見上九。八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見六六卷二五。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

李綱迎上皇

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乞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上之聲之苟誅責也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見四九卷二六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見四七卷十綱遂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廣義鳴呼李公善處微欽父子其即韓魏公之高致也千古令人景仰不亦偉

李公即韓魏公之高

誠明疑闇

哉音註韓魏公見六九卷十九綱夏四月太上皇至京師自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丙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升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帝不允綱立子諶忱爲皇太子綱以耿南仲爲門下

侍郎趙野兔。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說。綱名河南尹焞（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目焞洛（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師事程頤。紹聖（哲宗年號）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哲宗初年號）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名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

和靖處士

尹母

善養祿養

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及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綱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目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管商（管仲商鞅）之術。飾六藝（六經也）以文（去聲）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

王安石

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怪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上聲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象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目爲邪說羣論籍籍語聲也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蟹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

王安石萬世罪人楊時以道事君

种師中殺熊嶺之敗

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去

靜軒周氏曰自安石變法結怨四海羣姦肆虐蹈矩循規闢是歷哲徽二君或紹聖或崇寧日積月累其弊彌長創立新法以塗炭天下之民偽作三經以簧惑天下之士今而海內濁亂罔非醞釀而成實萬世之罪人也夫豈可以配享孔子乎當時因襲之弊未有決其是非獨楊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耶欽宗既知其失當黜其遺像投諸水火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可也夫何甫黜配享之禮降居從祀之列謂之何哉由是羣吠紛紜時乃致仕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觀乎此則世運人心斷可識矣

綱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目太原圍見上二二不解詔种師中

由井陘（刑○今直隸眞定府井陘縣）與姚古掎角（見二十卷二十）師中進次平定軍（今太原府平定州）乘勝復壽陽（今太原府壽陽縣）榆次（今太原府榆次縣）等縣。留屯眞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見上卷二十二）留兵分就畜牧（見上卷四）者以爲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朔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見四六卷九）。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整兵也）約姚古及張灝（豪上聲）俱進。而輜重（載衣物車）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阬。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見上二十）統制焦安節。安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石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鎗鎗本字）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見上同）事聞。李綱名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今廣東廣州府）而贈師中少師。

綱六月。詔諫官極論闕

神師中死節

崔鶠論蔡京馮澥之姦

失。目右正言崔鶠上疏曰。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言熙寧元豐皆神宗年號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見七卷二四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見五三卷三五勦說。陵夷見五二卷十六。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鋼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去聲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砌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哲宗初年號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見七三卷十九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怪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類王莽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綱名种師道還以李綱爲兩河宣撫使。發師道明老將而名還。李綱書生而往代。則其時事乖剌。亦可見矣。豈非熙豐之黨有以陰擠之乎。直書於冊。失自見矣。目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

蔡京姦邪類王莽

以爲憂數朔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丐蓋乞也歸南仲等請棄三鎮見上二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蟹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見七卷十二字以遺去聲綱綱

許翰書杜郵二字遺

李綱手書裴度傳賜李綱

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見五卷三八傳以賜之宜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緩行期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趣促名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鐸不能有爲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去聲感動陛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綱路允迪免綱謫左司

天狗星隕

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目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陳也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今四川重慶府合州酒務綱天狗星隕有聲如雷綱彗見五卷十三出紫微垣見卷六九綱秋七月竄蔡京于儋擔州今廣東瓊州府儋州道死死於潭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童貫趙良嗣伏誅竄貫於吉陽軍良嗣於昭所綱李綱至懷州諸軍潰會于太原目綱留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十餘日練士卒脩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郎懷慶府造戰車期兵集大舉

李綱諫罷諸路兵

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見五三卷十四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見上四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令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促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見上二六劉韐屯遼州今山西遼州幕幕府見四一卷二二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丙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今山西汾州府范瓊屯南北關見上二十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

欽宗任李綱不專

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於是劉韐兵先進金人并力禦之韐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於文水今太原府文水縣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於子夏山在文水縣下于夏嘗居此故名於是威勝軍隆德府見同威勝汾晉晉州今山西平陽府澤今山西澤州絳今平陽府絳州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綱八月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目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治湖廣長沙府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綱金粘沒喝斡离不復分道入寇粘沒喝發雲中斡离不發保州雲中今山西大同府保州今直隸保定府綱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爲少宰何㮚爲中書侍郎陳過庭爲尚書左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綱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目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

王稟死節

方笈韓揆三十人死節

張克戩一家死節

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後又再立。故名。）中太宗御容赴汾水（在太原府城西。）死。通判方笈（及）轉運韓揆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見上）知州張克戩（剪）畢力打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綱蔡攸朱勔伏誅。綱以王寓（字）為尚書左丞。綱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珏（覺）胡安國于遠州。目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己。坐事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自是始

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閒（諫）於帝。帝不為（去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上聲）。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舍人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說。（稅）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今揚州府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休假也。）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

劉珏當制

胡安國封還詞頭

者。蓋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綱 罷西南勤王兵。

目 金師日逼南道。時分天下。靖康四道。二十三路爲四道。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綱 金斡离不陷眞定都鈐轄劉竭死。之。

目 种師閔及金斡离不戰於井陘。見上二五。敗績。斡离不遂入天威軍。犯眞定。竭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竭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竭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意。死。知府李邈被執北去。

綱 冬。十月。安置李綱于建昌軍。今江西建昌府。

綱 金遣使來。金二酋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來詣責索親王。請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

綱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廣義 前既逐李綱。今又貶好問。則是宋國空虛無人。可自滅耳。由是知金之滅宋。則固非金之滅宋也。乃宋之

目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今直隸河間府滄州。滑。見上。邢。邢州。今直隸順德府。相。見同上。之。呂好問禦金之策

戍。恕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眞定。攻中山（見上十二）。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今江西袁州府）。帝閔其忠。下遷吏部侍郎。綱名神師道還。尋卒。目師道次河陽（見上二八）。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召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謚曰忠憲。綱十一月。詔百官議三鎮棄守。目先是遣王雲使金軍。許以三鎮（見上二七）。賦入之數。至是雲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舒緩也）國禍。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辨不已。因曰。河北（見上二一）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綱金粘沒喝陷河東（見上）。同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會金人遂渡河。陷西京（洛陽）。詔馮澥使金軍請和。綱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綱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慈

何㮚諫棄三鎮

下哀痛詔

宗澤謁康王

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廣義】嗚呼大道之密人豈能測哉假使康王投足北疾則必不能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天其或者錫亂藝祖其信然矣【目】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斡离不軍許割三鎮王由滑濬（俱見上八）至磁州（今河南彰德府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追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相州即彰德府）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堡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眞奸賊也執雲殺之時斡离不

汪伯彥受知康王
岳飛遇康王

軍濟河遊奕（即遊偵謂之細作）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殿纛鞬（見五六卷二二）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今彰德府湯陰縣）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武見四孫九卷四）吳（吳起見五卷七）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翰宣撫眞定募敢戰士飛與（預）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綱】何㮚罷以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孫

郭京六甲兵

傳爲尚書右丞（桌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爲開封尹）綱以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孫傅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衞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㮚尤尊信之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効京所爲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綱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爲絳人所殺南仲奔相州（目）斡离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如河北斡离不軍聶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行至絳（見上二九）鈐（掛）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淵入聲）其目而臠（戀上聲切肉塊也）之南仲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衞州（今河南衞輝府）衞鄉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遂奔相州（見上）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衞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綱）以孫傅同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以范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綱）金人入懷州（今河南懷慶府）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安國及通判林淵等十三人皆不屈被殺安國一門無噍類）（綱）金斡离不粘沒喝圍京城要邀帝出盟（目）斡离不自眞定

霍安國等死節

張叔夜勤王

今直隸眞定府趙汴僅二十日至城下粘没喝自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來會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綱李回免綱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目叔夜聞名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胃願如明皇之避祿山見卷十五暫詣襄陽今湖廣襄陽府以圖幸雍雍州今陝西西安府帝不答綱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㮚爲門下侍郎閏月唐恪免以何㮚爲尚書右僕射夜兼中書侍郎綱馮澥至自金軍以爲尚書左丞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自後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綱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朱子曰叔夜領兵合駐旁近以爲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便有牽掣所成功綱詔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目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以爲然

詔康王爲兵馬大元帥

密草詔稾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以蠟爲丸置詔其中）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煙入聲）軍民感動。

彗星長竟天

綱 彗星出長竟天。（見六十卷九）

綱 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陷。帝如金營請降。

目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何㮚數（朔趣促）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塡尸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兵遂登城四壁。兵皆潰。（會）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不用种師道言謂扼而殲諸河。乘其半濟擊之。之言見七十五。又十八。）以至於此。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濟王栩（許）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斡离不曰。自古有南卽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粘沒喝軍。奉表

請降。桑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史臣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卽以講和割地爲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何㮚孫傅以爲地不可割。朝廷任之。然初無奇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大不信於造謀之始。而信於破城之後。幸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惑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康王次東平

綱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衞。次于東平。明發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東平。譏之也。康王徽宗之子。欽宗之弟。既受大元帥之職。又領速入衞之言。父兄受厄。危如累卵。此義之所當勇者。況諸將奮發。兵威稍振。王宜斷以大義。帥師解難。以紓父兄之憂。可也。夫何惑汪伯彥之邪言。違宗汝霖之正議。怯懦恐懼。僅次東平。直書于策。深譏之也。音註

目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於大名。今直隸大名府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寨同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今直隸順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濟平聲蠟詔。見上聲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去聲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緩也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試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君父望入援何啻飢渴

澶。今大名府開州。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

汪伯彥沮康王入援

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從之綱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祕金目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宰相誤我父子

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苟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今直隸眞定府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綱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見上九上師潰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於僧趙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金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武關在陝西西安府商州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

歐陽珣忠義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602